

中哈儿童文学的引进与兴起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5841>

Джельдыбаева Раушан Базыкеновна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доцент КазУМОиМЯ им Абылай хана

Ашимбаева Асем Куатбековна

Старши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КазУМОиМЯ им Абылай хана

Meili8787@mail.ru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a brief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Kazakh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been studi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 tool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and mor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ynamic scenes and humor, sincerity, orientation of human values,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expressiveness, contributing to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this article, a brief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Kazakh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been studi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 tool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ity and aesthetic and mor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ynamic scenes and humor, sincerity, orientation of human values,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s, language abilities and expressiveness, contributing to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two countries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Kazakh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mation; development*

Аннотац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кратко рассмотрены вопрос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и казахской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что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является средством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детей и средством эст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молодых граждан, в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меются та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как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сюжеты и юмор, реалистичность, ориентац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специфика образов, богатство и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ь языка и многое другое 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двух стран, внесших вклад в детск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захская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摘要. *本文对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儿童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研究。研究了儿童文学是形成儿童个性和年轻人的审美和道德教育的工具；儿童文学具有动态的场景和幽默感，诚意，人文价值取向，性格特征，语言能力和表现力等特征，而关于两国儿童文学作家为当时的文学做出了许多贡献。*

关键词: *儿童文学，哈萨克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引进与兴起*

儿童文学是一个关于儿童是谁的虚构世界，是塑造儿童个性，对年轻公民进行审美和道德教育的一种工具。儿童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培养，教育，交际和审美。儿童文学作品具有诸如动态情节和幽默，真实性，对人文价值取向，图像的特殊性，语言的丰富性和表现力，幸福的结局等特征。

尽管中国文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传统，但中国的儿童文学史才有近百年的历史。应当澄清的是，曹文轩介绍给世界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和文学过程的结果。但是首先得介绍些背景：在 1917 年 5 月 4 日的新文学运动之前，中国的儿童文学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就像童年的概念一样。在不考虑儿童的心理和年龄特征的情况下，儿童被视为“小成年人”。唯一可用的读书材料是经修改的儒典，就像要背下来的模拟识字课本。但是自 1917 年以来，随着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现，中国儿童文学的鼎盛时期开始了。但是它的发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49 年共和国成立，并共产党对所有形式的艺术实行完全控制后，儿童文学逐渐衰落，仅成为向年轻一代灌输“忠实”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因此，在 50 年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似性，中国和苏联文学开始活跃地渗透，作品的主要主题成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主题。

从 1950 年到 1970 年代末，关于童年的概念，新儿童文学的形象等创造力的基本问题并未被视为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而仅与现代化和社会运动相结合，这阻碍了为儿童创作高质量，高艺术性的作品，因此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基础。

创作的本质主要集中在儿童的社会地位上，重点在于儿童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以及新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制度需要什么样的人。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 1976 年，但毛泽东去世，并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呼吁把文学中的政治和思想链条打乱。80 年代是文学“新浪潮”的兴起，五四运动时期那样开始回到看重儿童的感知。

通常，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回归五四运动的思想；建立有序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以及根据读者的年龄特征将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从而更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目的。在 80 年代中期，儿童文学作家的热情遇到了一个问题，即缺乏有序的理论基础和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过度的“成年”或相反的“幼稚”，在儿童文学中表现残酷现实生活的需要，青少年文学中浪漫主题的可接受性等。此外，这两个主要假设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未解决的”，就是“关于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和“儿童文学的统一标准”。这个矛盾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将所有儿童文学的各种多样性统一到一个标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第一步是于 1985 年举行的全国儿童文学教育研讨会。在此提出了一个关于“青少年年龄特征和对儿童文学进行多方面分类的必要性”问题，这推动了对理论基础的进一步理解和阐述。结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三个层次的儿童文学”理论，根据该理论，根据读者的发展心理特征，儿童文学应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

同时，曹文轩提出的“儿童作家创造未来的国家”的思想特别受欢迎。已经编写了许多文学书籍，全部或部分致力于分析与新一代形成有关的主题。曹文轩在他的《80 年代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整整一章专门论述儿童文学问题，在其中他积极捍卫了儿童对子孙后代的社会责任的观念。

吴其南的著作《成长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和《寻找少年文学研究》反映了成长和成为青少年文学中的一个主题。他写道，青少年文学终于成为青少年与成人社会之间的文化对话，不仅使读者了解社会中的现实生活，而且还主要向儿童传达成年人对年轻一代以及他们未来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对儿童文学目标的这种解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甚至陆欣也提出了一个以孩子为国家接班人的想法。但是在新时期，“成功成熟”的标准发生了转变。吴其南考虑青少年成长及其在青年文学中的演变这一主题，强调了“价值观的个体化在新时期的少年文学中发生”这一事实。以前，“成功”的标准是形成真正的阶级信仰，转变为社会可以依靠的可靠人，但是现在的重点正在转向形成能够自我实现的自给自足的人格。在这方面，在中国文学中成长的话题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并且最终已经接近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些变化通常需要图像的更新和字符的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时期的“寻找文学”源于“寻根文学”的影响，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后者着重于对中国文化历史渊源的追寻和复兴，而搜索文学则侧重于寻找人类生命的来源。长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对青少年的社会化有偏见。尽管青少年在很多方面的形成都等同于他成为社会的一员，但是这种方法也产生了副作用，即重新评估了社会在形成整体个体中的作用。十几岁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战斗英雄，老师，父母和孩子的图像，这些图像值得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生活，对社会有益。搜索文学将图像的新世界和艺术图像的新对象带到了舞台。行动突然转移到了无尽的森林，废弃的房屋，古老而神秘的住所中，主要人物是尚未受到公共道德规范负担的野生动物或儿童。所有这些都创造了一个传统读者迄今不熟悉的新的独特世界。搜寻文学并没有为教育青少年或向青少年传达任何特定知识的目标，而是有意识地放弃了教育和社会化的思想，将目光投向了文化，自然和和谐的生活。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中国创造了许多杰出的作品，成功地将人类的主题融合在一起，成长并为未来做出了贡献：曹文轩《古堡》、叶圣陶《稻草人》、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冰心《寄小读者》、《繁星》、《春水》、陈伯吹《一只想飞的猫》、洪汛涛《神笔马良》等，可惜，他们都对俄语系国家读者陌生。尽管情节和写作风格有所不同，所有这些作品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都在谈论一个人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并且看到了在形成和谐人格的过程中成长的主要目标，并拥有自己的见解权。此外，叛军的原型出现了，尽管作者尚未公开鼓励，但不再受到谴责。

例如，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屡获殊荣的作家班马，使 13 岁的李小乔成为小说《六年级的逃亡》的主角。在成人世界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坏男孩”：他不服从父母，在学校学习也不好。由于厌倦了对自己的误解，冷漠和偏见，他决定逃跑，并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游荡摆在一个天才的专家身上，以取悦比自己大几岁的女孩。最后，他对学校生活感到厌倦，然后爬过学校的篱笆，只看这个地方，但落入了警察的手，并被指控犯有盗窃罪。同时，这位对中国儿童文学无动于衷的英雄意外地收到了作者，批评家和年轻读者的同情。著名作家范卫平将李小乔和霍尔顿·考菲尔德作比较，写道：“李小龙虽然还是个孩子，但误解和冷漠太多，迫使他离开了家庭和学校，并带着孩子的幻想和天真无辜。结果，他卷入了与自己年龄不符的生活。这不是李小巧必须经过社会的考验和选择，而是社会必须通过他的文化教条和容忍的准备的考验”。

哈萨克族儿童文学的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为在苏联居住的所有民族和民族面前发展民族文化及其联邦创造了广泛的机会。在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带领下，哈萨克人的慷慨才能在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单家庭中蓬勃发展，在所有的时间考验中，哈萨克人与他们并肩行走了两个半世纪。哈萨克人对人才的体现是多方面的，但在包括儿童在内的文学作品中尤为明显。哈萨克斯坦著名评论家基拉巴耶夫（S. Kirabaev）指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它达到了“成熟和专业的水平”，“无疑是建立在哈萨克斯坦民间艺术的基础上的”。现在，哈萨克族儿童文学为苏联儿童服务，为他们提供了正确的观念，让他们了解世界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它已成为社会主义现实的一面镜子，反映出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领域发生的基本过程。

像所有苏联儿童文学一样，哈萨克儿童文学现在正为众多儿童书籍感到自豪，这些书籍告诉年轻读者我们的人民如何去参加大十月革命，由列宁五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在最严峻的地下进行准备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手持武器捍卫了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征服，人民如何过上了新的幸福生活，这是对沙皇主义的决定性攻击。苏联儿童文学为儿童提供了巨大的历史革命，公民爱国，劳动和军事意义的信息，揭示了 65 年来发生的大小事件的本质。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她的小读者们讲述了苏联人民正在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为未来 5、10

和 20 年制定的宏伟计划。孩子们还将参加这些计划的执行。他们将继续父亲和母亲，祖父和祖母的工作。这就是生活法则：一代取代了另一代。

在我们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在经验丰富的领导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每一代苏联人民都以有尊严的方式履行使命，完成任务，始终取得胜利。每一代人都诞生了自己的英雄，新的转变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勇气，毅力和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决心-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这是很自然的：“时间决定着人们的规律，年轻人继承了老年人的规律。世代相传的变化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的共同工作，携手并肩的工作。对于每一代人来说，这样的时机都在生活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这样的时候会到你身边”。由苏联文学形成的个性儿童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这是目前尚未出现的最高社会形态。因此，儿童文学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重视。苏共和苏维埃政府在教育青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苏共纲要中，儿童作家在苏共纲领的文件中，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都写了关于青年人性格特征的宝贵指导。每个党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年轻一代教育理论，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黄金基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与有创造力的青年一起工作”的决定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提高了其思想和审美水平。当然，所有这些都只能在儿童文学中找到反映-一种结识新朋友的方式-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在苏共，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有关儿童文学的政党文件，全盟和共和党代表大会的材料的指导下，哈萨克斯坦儿童文学确定了其目标并确定了任务。她专注于俄罗斯和兄弟般的儿童文学，大胆而独立地解决了共产主义儿童的养育问题，如实地阐明了苏联的生活方式，我们人民为执行五年计划所作的英勇工作，为和平而奋斗，人民之间的友谊。

苏联儿童文学是苏联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经持续而有力地进入了苏联儿童的生活。通过艺术手段来表现自己，首先，是自然界最伟大的礼物-语言，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生活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揭示了缺点，指出了消除它们的方法，本着对缺点的不可调和的精神，教育了当今的孩子，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

1970-60 年代的哈萨克斯坦儿童文学。十年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然而，在短短十年间，即 1970-1980 年间，哈萨克斯坦的儿童文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苏共中央的“0 文学批评”、“苏联摄影艺术进一步发展的 0 措施”、“0 民间工艺”、“0 与有创造力的青年。”这些历史文献是列宁主义对文学和艺术的共产主义游击党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的鲜明例子。

在通过上述党的文件后的几年里，苏维埃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艰苦的创造性工作，这使他们饱受其苦。多年来，共和党儿童文学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作家队伍充实了年轻的才华，儿童文学的发行得到了改善和稳定。

自 1976 年以来，“扎林 (Zhalyn)”出版社一直在为年轻人服务。如今，共和国出版的每一百本书中，有十二本儿童读物。数十项作品获得了奖项和文凭。比赛的获奖者包括著名作家，例如 M. Alimbaev、M. Magauin、K. Murzaliev，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的获奖者阿巴和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奖品。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出版委员会下的儿童文学委员会和哈萨克斯坦合资企业中的儿童和青年文学委员会在共和国成立。近年来，最好的儿童作品的特点是加深了公民身份，人道主义和对生活的肯定，这揭示了年轻一代全面准备积极从事独立活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近年来，儿童文学的主要方向是寻求当代理想。她大胆地反映了深层的社会问题，将它们与苏联和世界文学的主要趋势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极大地扩展了哈萨克斯坦儿童文学的视野，并扩大了儿童作品的特定主题框架，在其中诞生了一位新英雄-我们的当代人，即 70-80 年代的年轻公民。他还很年轻，但智力水平有所提高，具有个人心理，并具有自己的性格和远见。这些是 Nurlan、Maxim、Madina、Vovik (V.Momyshuly 的“我还是个孩子”)。这是 13 岁的艾哈迈德 (Ahmet)，他以严肃的表情声称：

现代的孩子了解劳动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时，由于立即的吸引力或情绪，他可能不会认真，幼稚地对待他。但是，孩子们的游戏是一项真正的艰苦的工作：“在许多割草机上，收割机的座椅都被切断了，因为一个十岁的男孩没有将脚踩到控制踏板上。在草地上或在田野里，向男孩们解释了摇铃机的操作原理，而男孩首先要格外小心然后更自信地前往科索维察”。

许多作者从这些要求的高度出发，创作了内容丰富，极富艺术性的作品，当之无愧地赢得了认可，并找到了吸引年轻读者的心途径。这些故事作者包括 S.Begalin、B.Sokpakbaev、N.Seralieva、A.Belyaninova、M.Gumerova、S.Sargaskaev、P.Marikovskiy、S.Bakbergenov、K.Naimanbaev、M.Kabanbaev、K.Kaysenov、K.Kopisheva，诗歌作者 A. Duysenbiev、L.Druzhinina、K.Murzaliyev、K.Idrisova、I.Kalashnikov 等，他们的特点是对儿童世界的坚定执着，对内容的更新，对我们时代要求的浓厚兴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被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辉煌成就所迷住的原因，他们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愿望，要体现人的手和心灵创造新世界的图像：与全家人围坐在火炉旁。饱足的羊在温暖的阳光下打 z 睡，在阳光和同样的昏昏欲睡的地球上温暖起来。Abdrakhman (伊希姆斯基州农场的尊贵牧羊人，收到并保藏了 1.4 万多只羊羔，砍下了约 500 公担的羊毛，向该州移交了 320 吨羊肉。由于他的工作，他被授予列宁和十月革命的勋章) 他穿着高软靴子在脚下缝了一条皮带。妻子已经放下了最小的那只，也躺在了地毯上。名字叫 Beysen 的男孩没有睡觉，用拐杖 e 着拐杖，不时往里面扔干粪便。

小说中儿童人格的道德形成。作家 M. Gorky 认为，应该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以不同寻常，生动的例子。他认为：“在我们这里，不寻常而又明亮的事物在联盟中是一种新事物，它创造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能量。在这里，必须引起儿童的注意，这应该是他们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孩子们得出的道德结论很缓慢，不能总是直接与现实生活进行类比，也不能完全理解作者的思想 and 道德立场，即作品的民事悲哀的本质。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F.M. Dostoevsky) 写道：“印象逐渐积累，随着发展而突破心脏皮层，穿透心脏，本质并形成一个人.....各种各样的专业将更好地嫁接到一个更人性化的人身上”。他对儿童人格的道德形成的实施不应视情况而定，而应系统地，有目的地进行。在一个人的道德发展中前进的过程中，不应有突破，就像突破一样。两者都是有害的：它们可能充满对社会有害的需求。小学生所遭受的许多不道德行为的形成，恰恰是由于他们的道德教育短暂或长期中断所致。儿童文学可以在学校，家庭和公众的积极支持下成功地履行其崇高的道德职能：“警告年轻人避免精神硬化的危险，帮助他们吸收并丰富前代人积累的精神包”。因为年轻一代的道德形成是共同努力的结果。遵照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指示，按照老年作家的建议，苏联文学中最好的儿童作品为共产主义意识，对祖国的热爱，工作以及教育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国际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他们对儿童的心灵和思想的影响的力量，因此，它们在形成年轻一代人格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儿童小说既保留了苏联人民古典文学尤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所传承的道德和审美价值，则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教育了年轻一代，成为形成文学品味，丰富生活经验以及增强年轻人情感和审美文化的源泉，促进自我教育。在党的第二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材料中，我们读到：“重要的是要灌输独立补充我们的知识，在科学和政治信息的迅速流动中导航的能力”。在这

方面，作为知识来源的书的作用正在无可估量地增长，要认真注意向每个孩子灌输对书的热爱，并养成每天取书的习惯。年轻的读者必须自觉和有兴趣地与这本书联系起来，感到需要系统地阅读。阅读过程中获得的信息的逐步积累和深化，应使孩子充实，将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艺术特征，语言，情节上；扩大特定的知识，视野，满足并发展好奇心。

一本写得很好的书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并吸引了年轻的读者。因此，读者的兴趣，尤其是孩子的兴趣，是自我教育的关键因素，它决定了作品的选择，激活了阅读和感知书籍的过程，并鼓励了进一步的阅读。文学必须知道它所教的和所教的。撒种的人应该很清楚他要在上面播种的耕地。这个孩子是文学的朋友，从对生活的自觉态度的第一眼开始。它给他提供了成为朋友的图像，丰富了思想和心灵，有助于在思想上和道德上，美学上和道德上进行锻炼，学习科学的真理，其社会意义，并在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中看待科学技术。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充斥着新的内容，充斥着社会活动，公民身份的病态，教会孩子们将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高尚道德法则进行比较，以便能够用心接受新事物，这是新道德的象征，对生命至关重要社会。普拉夫达指出：“共产党建设计划的实施将更加成功，”年轻转变的意识将更高。只有具有高度思想信念，政治成熟，受过教育，有较强纪律和组织的人，不怕任何困难和磨难，才能以荣誉解决问题。历史由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要求年轻的一代成为现代科学和文化最高成就的承载者和创造者，他们是一代富有斗志，具有政治素养，思想意识丰富，能够生活和工作列宁主义者的人。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年轻一代的成长是一种活泼的，富有创造力的事情。苏联儿童作家在其中负有责任和光荣的地位。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每个新阶段，它们都会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它们的主要是并且仍然是高道德，精神纯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Литература:

- 1.应承霏.儿童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翻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0 (6)
- 2.权绘锦.历史创伤与现实隐忧中的民族精魂—评哈萨克斯坦作家热合木江·沃塔尔巴耶夫的中短篇小说[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
- 3.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 (4)
- 4.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五代人[J].中华读书报 2003□□
- 5.董艳娇.中外儿童文学的对比分析[J].作家杂志 2011 (14)
- 6.Ғабдуллин М. Қазақ халқының ауыз әдебиеті. Алматы, 2009 ж.
7. Қоңыратбаев Ә. Қазақ әдебиетінің тарихы. Алматы 1994 ж.
8. Сүйіншәлиев Х. XIX ғасыр әдебиеті. Алматы 1992 ж.